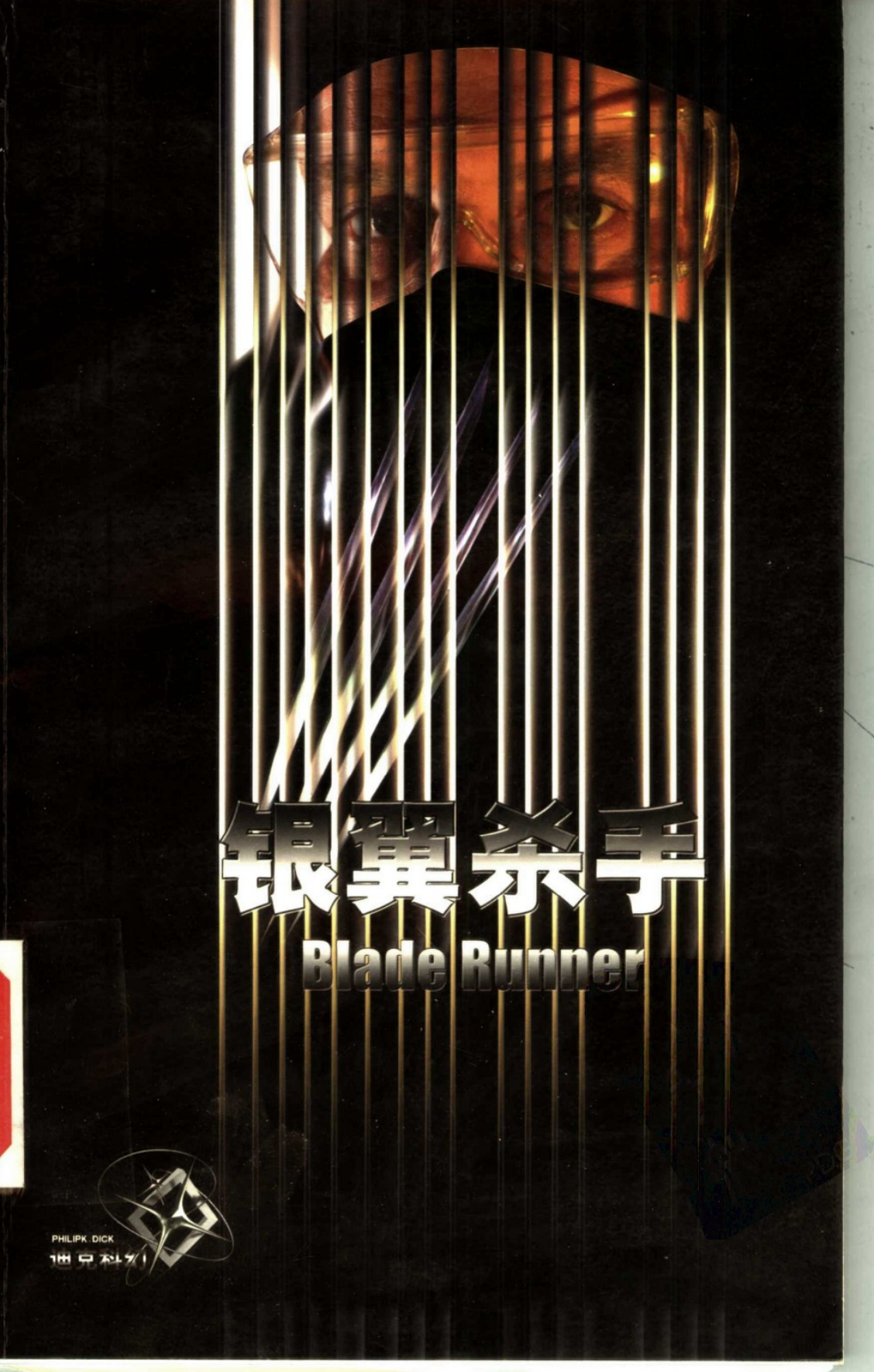




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PHILIPK DICK

1982年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2854

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PHILIP K. DICK

迪克科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翼杀手/(美)迪克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43-4863-3

I. 银... II. 迪...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0955 号

Blade Runner

© 1968 Philip K. Dick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 Re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银翼杀手
作 者 菲利普·迪克
译 者 赵鱼舟
插 图 李金涛
责任编辑 吴保勤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邮编 210037)
电 话 025-5521756
开 本 67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163 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200 册
书 号 ISBN 7-5343-4863-3/G·4558
定 价 18.00 元
邮购电话 025-5400774, 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3303538, 3300420
盗版举报 025-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蘇
學
社
PDG

自动警报传导出的电涌唤醒了瑞克·戴克，这警报来自于他床边的情绪调控仪。万分的惊奇——他总是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先在预兆的情况下醒来——他从床上爬起来，穿着他那件花花绿绿的睡衣，伸了个懒腰。而床上，他的妻子艾伦张开她那灰色的、蒙眬的睡眼，眨了眨，呻吟了一下，就又闭上了。

“你将你的班菲尔德设置得太微弱了，”他对她说，“我重新为你设一下，你就会醒来，而且……”

“拿开你的手，”她抱怨地尖声喊道，“我不想醒来。”

他坐在她的床边，俯身向她温柔地解释，“如果你将电涌设置得高一些，你醒来时会感到非常高兴；那就达到了目的。在 C 档，它可以超越界限，像它对于我那样，只要你的意识不参与进来。”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感——他的设置为 D 档——他友好地拍拍她光滑、白皙的肩膀。

“拿开你那粗鲁的警察的手。”艾伦说。

“我不是警察。”他终于被激怒了，尽管他没有因此而调节仪器。

“那更糟，”他的妻子说，她的眼睛依旧闭着，“你是警察雇佣的刽子手。”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他愤怒地喊道，喊声已经升级成彻底的敌意。

艾伦说：“只是那些可怜的机器人安迪们。”

“我发现你将我赚回家的赏金花在任何能暂时吸引你注意力的事情上，从未有丝毫的犹豫。”他站起身，阔步走向他的情绪调控仪的控制台。“从来都不节省，”他说，“因此我要买一头真羊来代替楼上那只假的电子羊。我经年累月地工作也只赚得了一只假动物而已。”他在控制台旁犹豫

着,是调至丘脑压抑状态(这可以终止他的愤怒情绪),还是调至丘脑激发状态(这可以使他极度厌烦而赢得这场争吵)。

“如果你调,”艾伦说,张大眼睛看着,“作为报复,我也会设得与你一样。我将调到最大值,你将会看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会使我们曾经有过的争吵显得微不足道。不信你调一下,试试看。”她轻快地翻身坐起,大步跨到她自己的情绪调控仪的控制台旁,站在那里怒视他,等着他行动。

他叹了口气,被她的威胁击败了。“我只是想调到按日程安排今天要调的位置。”他查看了2021年1月3日的日程表,看出这天需要实事求是的专业精神。“如果我按日程表调,”他小心地问道,“你同意吗?”他保持警惕,以免再犯错误直弄得他的妻子仿效他。

“我今天的日程安排是六小时的自我控诉压抑状态。”艾伦说。

“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安排?”那样就无法实现情绪调控仪的功效。“我真没想到你会那样设置。”他郁闷地说。

“一天下午,我坐在这里,”艾伦说,“自然地打开电视,看到巴斯特·弗兰德里和他的好朋友们正在谈论一个他将要透露的重大新闻,然后那个我最讨厌的可恶的广告开始了,介绍加拿大骑警穿着的铅裤。因此,我将声音关掉了一会儿。然后我就听到这幢楼……这幢楼……我听到……”她打着手势。

“无人居住的公寓。”瑞克说。有时候晚上他想睡觉的时候也会听到,而且这些年来,半空的公寓楼在人口密度规划方案中数量增多;在曾发生过战争的郊区,人们甚至可以找到全空的房子……或许就是他曾听到的。这个消息他是间接获得的,像许多人无意间直接经历一样。

“在那时,”艾伦说,“当我关掉声音时,我在382状态,我刚刚调的,因此尽管我清晰地听到这种空旷的声音,但我感觉不到。我的第一反应包含许多令人愉快的东西,以至于我能够承受班菲尔德情绪调控仪的设置,但同时我意识到这是不健康的,对于生命消失的感觉。不仅仅是在这幢楼里,而且是处处皆如此,并且没有反应——你明白吗?我猜你不明白。但那过去常常被认为是精神病,他们称之为‘恰当情感的缺失’。因此我关掉电视,坐到情绪调控仪旁做实验,终于找到绝望之情的设置值。”她那黝黑、健康的脸庞显示出了满足,就好像她赢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因此

我将其确定为每月两次。我想这是体验无望的合理频率,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对于聪明人都搬走后留下的地球也不抱希望,你觉得呢?”

瑞克说:“你如果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状态,就不要再出来。像那样对这个社会现实的绝望,可以使自身获得永生。”

“我准备在三个小时后重新设置到,”他的妻子狡黠地说,“481 状态,可以使我重新意识到未来对于我的多种可能性,新的希望……”

“我知道 481 状态。”他打断道。他曾有许多次调到这个位置,他非常依赖它。“听着,”他说,坐在床上,抓住妻子的手使她坐在他的身旁,“即使可以自动切断危险,也不要经历压抑,任何一种都不可以。忘了你的安排,我也忘了我的计划,我们一起调到 104 状态,一起体验它,然后你保持在这个位置,我将重新设置为常规的实事求是的状态。然后我就跳到楼顶,检验那只羊,接着就去办公室。那样我就知道你在坐着看电视,而不是胡思乱想。”他放开她纤细、修长的手指,穿过宽敞的房间走到客厅,那里仍有昨晚的香烟味道。在那儿他俯身打开电视。

从卧室传来了艾伦的声音:“早饭之前我不能忍受电视的吵闹。”

“调到 888。”瑞克说。电视机已经变热了。“那样的话,不管演什么,你都想看。”

“我现在不想调任何东西。”艾伦说。

“那调到 3。”他说。

“我不想调到任何状态来刺激我的大脑皮层,以致想调节仪器! 如果我不想调,我就根本不会调,因为那样我就会想调节仪器,想调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异常的情况;我只想坐在床上,盯着地板。”她的声音因为无望而变得非常尖厉,如她那凝结住的灵魂。她停止了行动,好似有一种本能的、无所不在的、非常重要的、绝对出于理性的薄雾笼罩着她。

他调大电视声音,随即巴斯特·弗兰德里低沉的声音响起并充斥整个房间:“——哦,哦,朋友们。现在是天气预报时间。猫鼬卫星预报,午间将会有降水,而后渐停,因此朋友们出门请当心……”

艾伦拖着长睡衣,轻轻地出现在他身旁,关掉了电视。“好,我投降;我调,调到你想要的任何位置。本应狂喜的性生活——我感觉很糟糕,我都可以忍受。该死! 那会有什么差别吗?”

“我将为我们两个人调。”瑞克说着将她领回卧室。在她的控制台那

儿,他调到 594;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高兴地认识到丈夫的超人智慧。在他的自己的控制台上,他调到了一个对工作富有创造性和新鲜感的态度,尽管他几乎不需要这些,这是他习惯性的、先天的工作方式,完全不需要求助于班菲尔德人工地激发大脑。

匆忙的早饭过后——与妻子的争吵浪费了时间——他穿上防尘服,套上他的埃阿斯型的加拿大骑警穿着的铅裤,上到楼顶牧场,他的电子羊正在“吃草”。它由精密的元件制成,大声地咀嚼佯装满足,令这幢楼其他住户感到迷惑。

当然,他们的一些动物无疑也是包含电子线路的赝品;尽管,他从未查探过这件事,就像他的邻居也从未探察过他的羊真正的工作方式。没有什么能比问“你的羊是真的吗?”更不礼貌了。这比问一个人的牙齿、头发或内部器官是否能检验真假更不文明。

早晨的空气里,充溢着放射性的微粒,灰色的,遮蔽了太阳,围绕着他,在他的鼻子里逗留;他无可奈何地吸嗅着死亡的污浊。是的,那刺激太强了,当他向他拥有的和下面大公寓连为一体的特别牧场进发时,他分明感受到这些。他觉得,世界大战留下的遗产在力量上削弱了;那些无法在尘埃中生存的人们在逝去的岁月中湮没无闻,而现在的尘埃遭遇到强大的生存者,它仅仅扰乱了人的精神和基因性质。尽管他的铅裤阻挡了灰尘,但无疑那极小的肮脏的污物仍然可以渗透进来,日日跟随着他,只要他不移民。迄今为止,每月一次的医疗检查,他被确定为主要对象:诊断他是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还可以再生的人。然而,每个月,旧金山警署的医生的检查会作出相反的解释。新生的特别事物不断涌现,无处不在的尘埃破坏了原有的规则。这种说法通过招贴、电视广告、政府邮寄宣传品而四处传播,那就是“移民或退化!全由您选择!”

“非常正确。”当他打开通向牧场的门,走向电子羊时想。“但是我不能移民,因为我的工作。”他自言自语地说。

相邻牧场的主人,他的公寓楼邻居比尔·巴伯,向他打招呼;他像瑞克一样,穿戴整齐要去工作,中途停留一下看看动物。

“我的马,”巴伯兴高采烈地宣布,“怀孕了。”他指着他那壮硕的佩尔什马,它站在那里,茫然地看着四周。“你有什么看法?”

“太好了，你很快就有两匹马了。”瑞克说。他已经来到他的羊旁边。它躺在那里沉思，它安装有警觉的眼睛以免他带给它轧制的燕麦片。这个所谓的羊装有一个燕麦敏感线路，一看见谷物它就极度混乱，四处溜蹄。“她怎么怀孕的？”他问巴伯，“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我买了一些可以在加州用的高质量的精液，”巴伯告诉他，“通过我与州动物管理委员会的内部接触。你记得他们的观察员来这儿检查朱蒂的时候吗？他们想要她的小驹；她是无与伦比的品种。”巴伯爱抚地拍了拍马的脖子，将它的头牵向他。

“曾经想过卖马吗？”瑞克说。他祈祷能有一匹马，事实上可以是任何动物。拥有和喂养一个假货会渐渐削弱人的品行，但从社会立场看，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真货的稀少。他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即使他自己不在乎，但他的妻子，艾伦非常在意。

巴伯说：“把我的马卖了是不道德的。”

“那把小马驹卖了。有两只动物比没有更不道德。”

巴伯迷惑不解，说：“你什么意思？许多人有两只动物，甚至三只、四只。就拿弗瑞德·沃什伯纳来说，他拥有海藻加工厂，我儿子就在那儿工作，而且有五间。难道你没看见在《昨日新闻》中关于这个家伙的文章？它应该是西海岸最重要、最大的生物种群加工厂。”这个男人眼神呆滞，想像着那些财产，他不知不觉地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

瑞克翻遍衣服口袋，找到他那本弄皱了的、看了无数次的斯迪尼动物和家禽目录一月增刊。他先查索引，找到马驹（见马，后代），马上找到了权威的国家定价。“我可以花五万美元从斯迪尼买到一个佩尔什马驹。”他大声说。

“你不能，”巴伯说，“再看一下表格，那是斜体字。那意味着他们没有存货，那是他们有货时的价格。”

“那么，”瑞克说，“我每月付你五百美元，付十个月。完全按照目录价格。”

巴伯同情地说：“戴克，你不懂马。斯迪尼没有佩尔什马驹现货是有原因的。佩尔什马驹是不转手的——即使以目录价格。它们太稀有了，哪怕是相对低劣的品种。”他斜倚在公共栅栏上，打着手势。“我养朱蒂三年了，这些年来从来没见过它这种质量的佩尔什母马。为了得到它，我不

得不飞到加拿大,我亲自开车载她回来以防她被盗。你带一只像这样的动物,无论你到科罗拉多州或怀俄明州的任何地方,都会有人为了得到它而将你打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回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代,确实存在成百的——”

“但是,”瑞克插话,“你有两匹马,而我一匹也没有,那违背了基础神学和仁慈主义的道德结构。”

“你有你的羊。见鬼!当你光荣地趋近你的移情盒,并抓住它的两个把手时,你可以在你的个人生活中随之上升。假如你现在没有在那儿的那只老羊,我会理解你的见解的合理性。当然,如果我有两只动物,而你一无所有,我愿意帮助你脱离与摩瑟的联系。但这幢楼的每个家庭——让我们算算,大约五十户:每三套公寓有一户,按我计算的——我们中的每个家庭都有一种动物。格雷伍森有那只鸡,”他手指北方,“沃克和他的妻子有那只晚上喜欢狂吠的大红狗,”他考虑着,“我觉得史密斯在他的公寓里有一只猫。至少他这么说,但没有人看见过。可能他是装的。”

走到他的羊的身旁,瑞克弯下腰,在厚厚的羊毛里摸索着——至少羊毛是真的——直到他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隐藏的系统控制面板。正当巴伯看时,他突然揭开面板套,露出面板。“看!”他对巴伯说,“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你的马驹了吧?”

巴伯愣了一会儿说:“可怜的家伙,原来它是这样的。”

“不,”瑞克说,又盖上了他的电子羊的面板套;他站起来,转过身面对他的邻居,“我最初有一头真羊。我岳父在移民时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们。那是大约一年前,记得那次我带它去看兽医——那天早晨我出来时你就在这儿,我发现它躺着,不能站起来了。”

“你将它扶起来,”巴伯点头以示记起来了,“是的,你把它扶起来,但是它走了一两分钟之后又倒下了。”

瑞克说:“这只羊得了怪病。通常来讲,羊得病,症状会基本相同,可是这只羊不能站立,没有办法说清它有多严重,它因扭伤了腿而死于破伤风。我的羊就是死于破伤风。”

“在这儿?”巴伯说,“在屋顶上?”

“干草,”瑞克解释道,“那次我没有将捆包上的绳子都解下,剩了一条在格娄楚身边——我这样称呼他——然后它被划伤,就是这样感染了破

伤风。我带他去看兽医，他死了，我很怀念它，最后我拜访了一家制作人造动物的商店，给他们看了格娄楚的照片。他们做成了这个。”他指着那个躺着的人造动物，它继续聚精会神地沉思，警觉地注意任何燕麦片的迹象。“这是一个没有回报的工作。我就像对待真羊一样尽心尽力地照顾它。但——”他耸耸肩。

“还是不一样。”巴伯代他说完。

“几乎一样，在照顾它时的感觉是一样的。你关注它就像它仍健在的时候。因为它们也会损坏，楼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将它拿到修理店六次，多半是些小故障，但如果任何人看见它——例如有一次录音带坏了或者缠结在一起，无论如何就是不停地叫——他们就会意识到是机械故障。”他又说，“修理设备车当然印有‘动物医院之类的’。司机还长得像个兽医，一袭白衣。”他突然瞥了一眼手表，记起了时间。“我必须去上班了，”他对巴伯说，“晚上见。”

当他向他的车走去时，巴伯突然对他说：“哎，我不会对这幢楼里的任何人说这件事。”

迟疑一下，瑞克向他致谢，但似乎艾伦所说的绝望之情轻拍他的肩头，他说，“我不知道，或许无所谓。”

“但是他们会轻视你。当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一些。你知道人们是如何看待不喂养动物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不道德的、绝情的。我认为从法律上讲，这不是罪过，尤其在战争后它是正确的，但是感情依然存在。”

“上帝呀，”瑞克无奈地说，打着手势，“我只是想拥有一只动物；我一直想买一只。但就我的薪水，就一个城市雇员所赚的而言——”他想，如果我能够再次在工作中碰上运气的话——像两年前我在一个月之内成功地捕获了四个机器人安迪；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格娄楚会死……那一定要在破伤风之前。在两英寸的打包绳断裂之前。

“你可以买只猫，”巴伯建议道，“猫很便宜，查一下你的斯迪尼目录。”

瑞克平静地说：“我不想要一只家养的宠物。我想要本来就有的，一只大动物，一只羊，如果我有钱可以买一头公牛或母牛，或者像你那样的一匹马。”他意识到，捕杀五个机器人安迪的赏金才可以办到。每个机器人可以使我薪水涨一千美元，即使在斯迪尼动物和家禽目录上仍是斜体的，五千美元——但是，他想，首先这五个机器人安迪不得不从他们居住

的行星来到地球——这我无法控制，我无法使他们中的五个都到这儿来；即使我能，整个世界有无数个为得赏金而缉拿逃犯的警察和警署。机器人安迪们必须特定地出现在加州北部，而且在这个区域内为得赏而缉拿逃犯的高级警察，戴夫·侯敦，必须死掉或退休。

“买一只蟋蟀，”巴伯打趣地建议，“或者一只老鼠。嗨，二十五美元就可以买一只发育成熟的老鼠。”

瑞克说：“你的马就要死了，像死去的格娄楚一样，没有任何预兆。当你今晚下班回家时，你就会发现它仰卧着，四脚朝天，像只臭虫。或者如你所说，一只蟋蟀。”他阔步走开，车钥匙拿在手中。

“我很抱歉激怒了你。”巴伯紧张地说。

瑞克·戴克无语，猛地拉开了他的飞行车的门。他没有再对他的邻居说什么，他的心在他的工作上，在未来的日子。

在一幢巨大、空旷而且腐朽的曾经住有千家万户的公寓楼里，只有一台电视机向无人居住的房间兜售商品。

这座无主的废墟在战争结束前，一直被照管和维护着。这是旧金山的郊区，单轨铁路的快速运行使它只需很短时间就能到达。这整个半岛像聚满了鸟的树一样，喋喋不休地评点生活、抱怨生活。现在小心谨慎的主人们或者去世了，或者移民到另外的区域了。多半是前者。尽管有五角大楼的英明预测和自鸣得意的科学奴隶，它仍是一场代价极高的战争，兰德公司事实上也持同样的观点。例如公寓主人，一间公司，永久地离开了。没有人怀念它。

另外，到今天已经没有人记得战争缘何爆发或哪一方取得胜利。污染了大面积行星表面的尘埃不是起源于哪一个国家，也不是人为的，甚至战时敌人也未计划过此事。但首先，奇怪的是，猫头鹰死了。当时它看起来很有趣：肥肥的、毛茸茸的白色鸟儿四处躺着，在花园里、在街道上；伴着黎明而出，就像曙光可以使它们躲避视线而存活。中世纪的瘟疫被相似的方式证明了，只不过当时死的是老鼠。现在的瘟疫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

在猫头鹰之后，一定会有另一种鸟步其后尘，但到那时，瘟疫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也已得到控制。一个不完善的移民计划战前就处于运作中，既然太阳停止为大地播洒阳光，殖民化就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与一种战争武器相关联，人造的自由斗士被改进，可以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发挥作用。类人机器人——严格地说，有机机器人成为殖民计划的轻便发动机。在联合国法律中，到 2019 年，每个移民者都会收到他选择的仅次于人的机器人，各种类型的机器人都可以为人类接纳，像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汽车那样。

那是移民的最终动机：机器人仆人作为胡萝卜，放射性尘埃作为大棒。联合国使移民很容易，留下却很困难。在地球上闲荡的人会突然发现自己被列为生物学上不可接受的、威胁原始遗传特性的种类。一旦被认定为特种人，即使他接受绝育，也将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他已不再是人类的一分子。然而，各地的人们都拒绝移民，即使那些卷入、构成令人困惑的不合理状态之中的人们。按道理讲，每个常人本应已经移民，但也许，尽管地球已经损毁，却仍然令人留恋，值得依赖；或者可能不移民者想像尘埃的笼罩终将自行消失。无论如何，成千的个体呆在原地，他们多半群集在市区，在那儿他们相互看得见，互相关注着他们各自的表现。除此之外，那些表现得相对理智的人们，偶尔也有特别的群体，事实上仍留在废弃的乡下。

约翰·伊西多尔，当他在卫生间刮胡子时，抱怨着客厅内的电视机。他就是留在乡下的一个。

他只是因战争于早年搬迁到此。在那个罪恶的年代，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被战争冲散的人们四处游荡，暂时居住在一个区域，然后又迁移到另一个区域。回想那时，放射性尘埃是零星的，而且易变。一些州几乎没有，而另外一些州则较多或布满了空间。开始，旧金山南半岛无尘，所以一群人定居在那里。当尘埃到达时，一些人死了，另一些人走了，约翰·伊西多尔却留下了。

电视里喊着：“……恢复南方各州内战前的和平生活！或当仆人或当不知疲倦的农民！订做类人机器人——特别满足你的特殊需要，为你、孤独的你设计——只要你绝对自愿地到达外星球，在你离开地球之前，就会给你一个装备齐全、为你专用的机器人。这个在现代历史由人类设计出的在重大的、危险的冒险活动中忠诚的、无麻烦的伙伴会提供……”这样的内容没完没了地重复着。

伊西多尔刮胡子时在想：我上班是否会迟到？他没有还能报时的钟，他通常依靠电视报时，但今天显然是星际地平日——电视称之为发现新美国五（六？）周年纪念日，大多数的美国人已定居于火星。这部电视机出了点问题，只能收到战争中国际化的频道，现在仍如此。伊西多尔发现他被迫收听华盛顿政府的殖民计划倡议者的声音。

“让我们听听马吉·克卢格曼太太的心声。”电视播音员向约翰·伊

西多尔建议,可他只想知道时间。“最近的移民火星计划,克卢格曼太太在纽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录音中谈到这一点。克卢格曼太太,你能否将受污染的地球生活与你充满了无数想像的新世界的新生活对比一下?”

短暂的停顿之后,一个疲乏的、干涩的中年女性声音说道:“我想我和我家里的三口人关注的是尊严。”

“尊严?克卢格曼太太。”播音员问道。

“是的,”克卢格曼太太现在正在火星上的纽约,说道,“这是很难解释的。在这个杂乱无章的时期,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仆人……我觉得很安心。”

“追溯过去的地球生活,克卢格曼太太,您是否担心过自己被定位为弱智?啊嗨!被当做特种人。”

“啊,我丈夫和我自己忧虑得几乎死去。当然,我们一移民,担忧就消失了,幸运的是永远消失了。”

约翰·伊西多尔不悦地盘算着:我没有移民,担忧也消失了。他成为特种人有一年多了,这不仅仅与他携带的变态基因有关,更糟的是,他没有通过最低智力测试,这使他在流行说法中成为弱智。可以移居的三颗行星的歧视伤害了他。尽管如此,他生存下来了。他有他的工作,他在失灵动物修复公司开小型货运汽车和送货卡车。在范·尼斯宠物医院,他的阴郁的、粗鄙的老板汉尼拔·斯娄特还能把他当人看待,这一点他非常感激。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像斯娄特先生有时宣称的那样。尽管伊西多尔听过这种表达许多次,可对它的含义仍很模糊;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弱智能通晓拉丁文,那他就不是弱智了。当斯娄特先生明白这一点时,他承认了现实。有一个弱智比伊西多尔蠢多了,他根本没有工作,他呆在被成为“美国特种贸易技巧机构”的监管机构里。“特种”一词就是从那生发的。

“你的丈夫觉得没有保障,”电视播音员说道,“总是要穿着昂贵而又笨重的防辐射衣服,是吗?克卢格曼太太。”

“我的丈夫,”克卢格曼太太还在往下说,但这时伊西多尔刮完了胡子,阔步走到客厅,关掉了电视。

死寂就像一个幽灵,它从木材和墙壁之中闪现。它用可怕的力量撞

击他,就好像由一架大型机器产生的一样。它由地板升起,直至破旧的灰色壁毯。它将自己从厨房中破烂和半破烂的器具中释放出来,使得厨房里的机器在伊西多尔住在这儿时始终不工作。它从客厅中无用的柱灯间泄漏出来,与从脏污的房顶下落的空洞、无语相结合。事实上,它成功地在他的视野中的每个物体上面得以浮现,好像它——死寂——想排挤所有实在的物体,因而它不仅仅攻击他的耳朵,而且攻击他的眼睛。当他站在陈旧的电视机旁时,他经历的死寂就像他以自己的方式活着那样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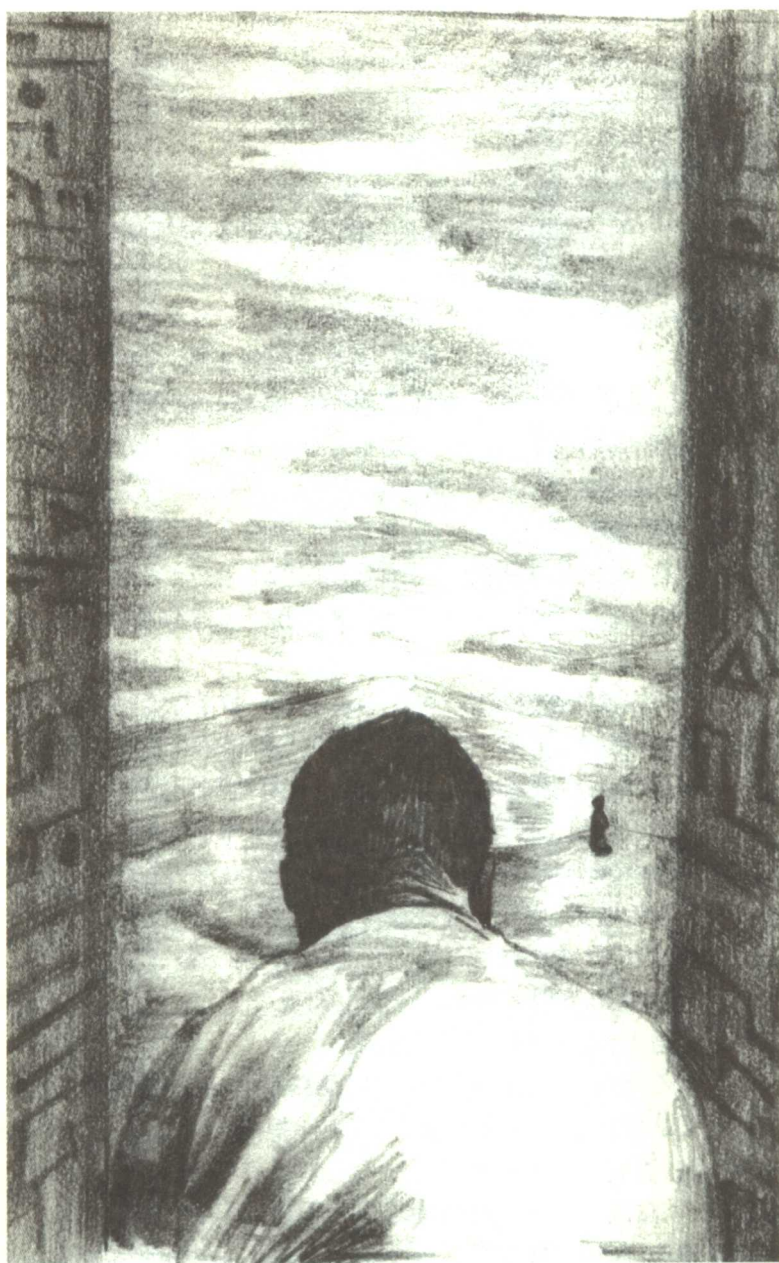
活着!他以前经常感觉到死寂在可怕地逼近,它总是不可捉摸地出现,显然是不可预期的。控制世界的死寂不能控制他对活着的贪婪,永远不能,即使死寂实际上获胜了也不能。

伊西多尔想弄清楚是否其他留在地球上的人也经历了这种空虚感;或者它是罕见的,只对应他的特殊生物身份,一种反常缘于他的不恰当的感觉器官?“有趣的问题,”伊西多尔想,“但是能跟水交换意见吗?”他独自居住在这幢损毁的、空旷的大楼里,它有一千间无人居住的公寓。这些公寓就像他的对应物,逐日地感受这种巨大的毁坏,最终建筑物里的每样东西都会融合,没有个性而同一,只是有布丁一样的垃圾堆到每间房的房顶。之后,这幢无人看管的大楼会归于无形,葬身于无处不在的尘埃之中。到那时,自然地,他自己会死掉,其他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就像他独自站在这倒霉的客厅里,还有无呼吸的、四处弥漫的、控制世界的死寂。

也许,最好再把电视打开,但是留下的常人执导的广告吓住了他:他们用无数的方式通知他,像他这样的特种人没人需要。没有用处,即使他想走,也不能移民。那为什么听那个?他丧失理性地问自己。应该让他们也不能移民,我希望战争在那里开始——毕竟,理论上它能——让那儿也像地球一样混乱,每个移民的人结果都成特种人。

“好的,”他想,“我要上班了。”他抓住门把手,打开了通向没有灯光的走廊的门。当他瞥见楼里的空空荡荡,他就缩了回来。它就躺在外面等着他,一种令他感到穿透他的整个公寓的力量。天哪!他感到恐怖,又关上了门。他不准备走那个叮当作响的楼梯到空空的楼顶,在那儿他没有动物。自己的回声在上升——“无”的回声。他对自己说:是抓把手的时候了,他穿过客厅走到黑色的移情盒旁。

当他将电源产生的电涌调到平常负离子的微弱气味时,他急促地呼



伊西多尔在使用移情盒。

吸,已经振作起来了。然后阴极射线管像一个模拟的、微弱的电视图像那样发光,一个抽象的拼贴画形成了,明显地是由随机的颜色、线条和形象组成。在未握把手之前,这都毫无意义。因此,深呼吸以稳定自己,他开始抓住两个把手。

视觉形象凝结了:他立刻看到一个著名的景象,熟悉的、灰褐色的、贫瘠的上坡路上,有一丛丛干得像骨头一样的杂草斜戳向那暗淡、无阳光的天空。有一个影子,或多或少有点人形,费力地上山——一个老人穿着一件阴暗的、普通的长袍,遮盖他那瘦弱得就像从天空充满敌意的空白处抓来的身体。这个男人,威尔伯·摩瑟,在前面缓慢地走。抓住把手时,约翰·伊西多尔感觉他所站的客厅渐渐消失了,残破的家具和墙壁后撤了,他根本就没拥有过它们。反而,他发现自己像从前一样,进入了一种景象,单调的山、单调的天。同时,他也看不到老人在爬山了,而是他自己在爬山,他的脚摩擦着,在熟悉的不坚固的石头中间寻找落脚点。他感觉到脚下旧痛依然,不规则的粗糙仍在,而且还闻到了天空苦涩的气雾——不是地球的天空,而是一个另外的、遥远的地方。通过移情盒,暂时成为现实。

他摆脱了惯常的迷惑状态,身体与威尔伯·摩瑟融合——伴随着智力和精神证明,随着威尔伯·摩瑟重新出现。就像每个此刻抓住把手的人一样,或者在地球上或者在其他行星上。他体验到他们——其他人,加入了他们的胡思乱想,自己的脑中听到了他人个体存在的噪音。他们和他只在意一件事,他们心智的结合注定了他们的注意力在山上,爬,需要攀登。一步步地前进,太慢以至于近乎感觉不到。但山确实在那儿,很高,他看到了脚下格格作响的石头。今天我们比昨天高,明天……他——威尔伯·摩瑟这个模糊的形象——向上扫视一下,看了看前方的坡路。不可能了解结果,太远,但它一定会实现。

一块岩石掷向他,击中了他的手臂,他感到疼痛。他稍转了一下身,另一块石头从他身边滑过,未击中;它与地球相冲撞,声音使他震惊。谁?他左思右想,看到了令他痛苦的人——老对手在他视线的外围出现了。他或他们,一路跟他上山。他们始终不动声色地跟着他爬向山顶。

他记得山顶,突然地变平。当这边爬行停止,那边也停了下来。他这样做了多少次?许多次都模糊了;未来和过去模糊了;他已经经历的和最